

我与城

# 城墙根儿

■黎强

繁华的城市终究没有忘记对文明的极致尊重，一段留存于高楼大厦下的老城墙，一横一丁的砌筑构建中镶嵌着源远流长的底蕴，让市井百姓时常触摸着城市跳动的脉搏，追忆着远去的时光。

黝黑且长满青苔的条石已经风化剥落，凹凸不平里落满了岁月的尘埃，显得厚重沧桑。绿荫盖天的黄葛树、银杏树的根系裸露，紧紧抓住城垣，顽强的根须或咬住石缝或贴紧石壁，不畏风吹雨打地蓬勃着生命的绿意。城巷里吹拂着清凉的微风，从脚下的青石板飘过，依然还有唐诗的韵致抑或是宋词的平仄，与城墙根儿的光影融为一体，成为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忘不掉的隽永印记。

伫立在城墙根儿，记忆就瞬间回到从前时光，似乎还那么清晰而明朗。

城墙边卖爆米花的阿婆很慈祥，总是把一分钱一筒的爆米花全成“冒儿头”递给馋猫似的娃儿手里。看见没钱买爆米花的娃儿围着摊位抿口水，阿婆笑笑，给娃儿们一人一把，顺势摸摸娃儿们的小脑袋。末了，阿婆摇一把老蒲扇歇着，喝几口酽酽的苦丁茶。

“磨剪子抢菜刀”的声音从城巷口灌进来，城墙人家的主妇们便从院落里出来，或磨剪子，或抢菜刀。这两样当家的行头是万万钝不得的，得锋利有刃，得好用好使，方才让小家日子过得顺溜、滋润、安逸。

满院子的娃儿围着师傅的长条凳，看钝笨的刀剪在师傅的磨刀石油石上不一会儿就变得又利又亮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。

斑驳的老城墙是很有故事的，既有孩子们的，也有大人人们的。

蛴蛄在草丛里叫着，就吸引一群娃儿扑过来扑过去。小伙伴们把逮着的蛴蛄放在透明的玻璃瓶中，脑壳碰脑壳地欣赏把玩半天。树上鸣虫的歌声飘进娃儿们的耳鼓，就像把童心勾去一般。大家仰头望去，小眼睛极速搜寻虫声的来源。不一会儿，娃儿们手拿顶端粘有蜘蛛丝的细竹竿，便开始了对树上鸣虫的“合围”，从城墙根的这头到那头，竹竿林立，童声飘荡，人影追逐。抓不到鸣虫的娃儿也不失落，顺手用竹竿粘住几只大头“叮叮猫”，高兴得一蹦一跳的。

城墙根儿下，几张竹凳，一盅沱茶，一方棋盘，就构成了大人们消闲的绝妙空间。下棋的双方都以高手自居，互不谦虚地在嘴上嘀咕着激将对方失误的言语，但“一子既落，举手无悔”的规矩是约定俗成的，双方均严格遵守。已处成哥们儿的老邻居即使在棋局上争得面红耳赤，一到饭点需要喝二两时，又挨得紧紧的，十分亲热，直到把舌头都喝得有些捋不直了，才迈着醉步晃悠悠地回家。

城墙根儿的人们或许是被城墙文化熏陶着长大的缘故吧，无论是位置还是情感上，都一家一家紧贴着，一点都不生分。哪家摆在门口的煤球炉子

熄了，隔壁的肯定会帮忙生火，不让辛苦奔活计的邻居回家来面对的是冷锅冷灶。突如其来的偏东雨雷阵雨来了，人们首先是抢救无人在家的隔壁邻居的衣物之后，才抢救自家的衣物，而往往是自家的衣物早也被淋湿了。再有，左邻右舍间借半勺醋、讨一勺盐、找点针头线脑的情形很是有趣，大伙相互之间均是礼貌有加、客气有加的。哪怕是刚刚才拌嘴斗气的隔壁俩，这也会像自家姐妹兄弟似的，之前的小故事早已经翻篇了，独留下的是“千金难买邻里亲”的那份情分与缘分。

出得城墙拐角，就是一条流淌千百年的江水，高低不平的石梯坎路可通向河边。沿河的煤船、沙船、菜船像一道风景线，让老城墙下的娃儿们百看不厌、百玩不倦：夏天涨水季节就用“捞兜”“撮箕”等渔具捕鱼捉虾，在滔滔江水里“放滩儿”“打水仗”，或搜集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玩着古老质朴的游戏；枯水期的冬天，则隐藏在枯草丛中，用苞谷籽作诱饵，找一个硕大的簸盖或竹筛并牵一根拉索，待麻雀进去觅食时迅速拉线，让麻雀成为盖中之鸟或筛中之鸟，小伙伴们天真的笑声飘荡在空旷的河滩上空……或许，正是因为老城墙护卫了老城的幸福与安宁，大江大水滋养下的娃儿们，才与城墙根儿这么熟稔，有时像伙伴一般，有时像亲人一样。

徜徉在这段不长的城墙根儿，我眼前浮现出老城九道门、七弯八拐的街巷，以及错落在

老城墙周遭的小酒馆、包子铺、锅盔店，还有那看不完的小人书、奔跑的铁环、飘荡的风筝和年节夜晚通红着的大灯笼。

暮然之间，我觉得这段城

墙根儿好好长长，就像滋养城市日新月异、欣欣向荣面貌的“情怀之根”。向老城墙轻轻一摸，我感到一阵温暖，直由手心流入内心……



## 烟火人家

# 炊烟袅袅续乡情

■刘峰

“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/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/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……”由邓丽君演唱的经典歌曲《又见炊烟》，让人百听不厌，那甜润优美的歌声，一次次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往日的烟火岁月。

炊烟，与黛瓦、粉墙、小巷、池塘、草垛、楝树、竹篱、老井一样，是旧年乡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自古民以食为天，由食生炊，由炊生烟，于是炊烟袅袅而起。

犹记得无数个清晨，在喔喔而啼的鸡鸣声里起床，将哞哞而叫的牛群赶至牧滩，蓦然回首，只见一缕缕乳蓝色的炊烟，正从青灰色的鳞鳞屋瓦上兴起，飘在桑竹间，浮在晨曦

里。整个场景顿时宛如人间仙境，恰似一幅写意水墨画。

炊烟在雨天更具有风情。蒙蒙细雨结成一张水银色的网，笼在家家户户的屋瓦上，瓦墙竹树，蓑笠伞影，在雨里泛着湿漉漉的幽光。从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慢慢踱向河边的水埠头，整个村庄的各色景致尽收眼中，皆倒映于河心之上。

在细细密密、缠缠绵绵的雨水作用下，炊烟难以升向空中，于是便横铺屋瓦、笼在村巷，像浪一样涌动着、如雾一样翻滚着、似云一样缱绻着，仿佛有一支巨毫采用湿画法，在一层层恣意渲染，或浓或淡、或舒或卷、或沉或浮、或交或织，气象万千、风情万种、变化无穷。此时的炊烟，与青黛色的山影揉在一起，紫青皤白，云遮雾

绕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雨霁天晴。经过雨水洗濯，天空蓝莹莹的，蓝得仿佛要融化下来。再瞧村庄里，清静安宁，鲜润明丽。到了做饭时分，只见炊烟袅袅升起，升得均匀的、静静的、高高的，像乳白色的梦一样。这样的时节，总是惹人遐想——仿佛回到千百年前的村庄，回到祖先的身旁，向古朴沉着的生活源头致敬。

炊烟之美，离不开一具好烟囱。

记得以前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父亲会上屋清扫烟囱。只见他手持长竹竿，竿梢绑着芦苇扫帚，蹬着梯，蹑手蹑脚上到屋顶，生怕一不小心踩破了瓦片。到了烟囱边，他把扫帚朝下，将竹竿插进烟囱，转着圈儿慢慢清扫。

父亲一边清扫，一边大声问：“烟灰落完了没？”守在灶边的我眯着双眼，捂着鼻子，大声回答：“差不多啦！”父亲又喊：“拎水上来。”我拎了半桶水，上到屋顶递给父亲。然后，父亲又让我下去——他要冲洗烟囱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团黑雾过后，一股黑水由灶膛内滚滚而出。“干净啦！”家人们望着烟囱欣慰地笑了。

和蔼温柔的母亲，系上水蓝色的围裙，开始为一家人准备饭菜。锅碗瓢盆成了她手中的乐器，演绎出了一曲曲欢乐纯朴的乡间人家乐章。经由母亲巧手而诞生的农家菜，既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，并在我们的脑海深处，植入了乡愁的印记。

此时的炊烟，经过洁净的

烟囱，显示出一种脱离笨拙的飘逸之美，成了乡村最畅快的抒情。它，舒缓、轻盈、轻柔、笔直，像一束薄纱巾，若一泓小清溪，似一首朦胧诗。“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”，清晨，它是一缕乳蓝；晌午，它是一缕苍灰；黄昏，它是一缕金黄；月下，它是一缕青紫……一缕又一缕，缕缕不绝，均冉冉隐没天空，渐渐消失不见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一晃，我已离开家乡漂泊异乡很多年了。可是，不管身体离故乡多么遥远，总感觉老家的炊烟仍时常在眼前浮现。

多少流金岁月，多少依依难舍，多少魂牵梦绕，都化作了老家屋顶上空那一串串感叹号、一轴轴水墨画卷。我多想伴着绚丽的晚霞回到老家，看炊烟之下，站着年迈的爹娘！